



中国民间记事年选

China Report 2010

向继东·编选

- 浩 宇 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马国川 周有光 全球化时代要“重估一切价值”
赵继成 中国往哪个方向走最危险
韩福东 用“三宽”创造好环境
石 破 邹世敏 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
章剑锋 “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
章剑锋 蒯大富 “红卫兵领袖”的人生回归
赵涵漠 拯救诗人
章剑锋 “左派老人”李成瑞
周范才 腊尔山上的老师
陈 微 一个教育世家的师道末路
蒋昕捷 两种教育观争夺县一中
赵涵漠 京城部分打工子弟学校难度“年关”
田 磊 北京教育：实现公平有多难？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民间记事年选

China Report 2010

向继东 编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10中国民间记事年选 / 向继东编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1.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6136-1

I. ①2… II. ①向…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9535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欧阳蓁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30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0.5 1插页
字 数	460,000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2010

中国民间记事年选

C h i n a R e p o r t

序

向继东

书已编好，编者再说什么也许多余了。

此书虽曰“记事年选”，其实是不全面的，我也不求全面。2010年最大的事——“上海世博”已有众多媒体说得够透了，所以我只选了一个别样的小角度去涉及。其他如“判处贪官文强死刑”、“道长李一大师的倒掉”、“郑民生杀童案”、“渭南书案”、佛山本田罢工案、宜黄“自焚事件”、诱杀大舅子等制造矿难索赔的底层农民工、不堪重负的研究生自杀……等等，都收有专文。如果谁说还有某某事件、某某人物遗漏，我得承认；但也得说明，或许一时疏忽，或是我有意而为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现代化未来，我们寄望于教育。20年前，邓小平曾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今编“教育”一辑，意在引起主事者疗救。从历史上看，“教育世家”已走向“末路”；从大环境看，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更是远远落后于全球化大势。为什么代课教师扎根山区教育30年总工资才2万余元，最后反被教育行政部门定性为“非法办学”？为什么打工者子弟学校总是遭遇撤关命运？我们虽然一直主张教育公平，可事实越来越走向它的反面。无论基层教育或高等学府，乱象丛生，要么学生不满校风沉沦而自杀，要么杀死自己的同窗；学生考试作弊，教授抄袭明火执仗。一个导师可以招收50个博士，关系犹如“老板”与“包身工”，临到毕业还须向导师交纳10万元，否则休想拿到博士毕业证书……凡此种种，数不胜数。

“吏治”一辑里，有文强个案的解读，有“局长煤老板”的黑金逻辑，有某省监狱管理局的腐败窝案，有落马所长揭出的基层公安“潜规则”，还有探讨“裸官”难题的，等等。应该说，我们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可为什么贪官们前赴后继？文强在狱中说：“自己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工作没少干，提拔总没有机会，就‘升

官’不成乱用权……”这是犯案的部分贪官心理吧。有的却是“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有了钱，就能当更大的官，赚更多的钱。当然，也有风险，但倒霉的毕竟不过百分之一二。待到东窗事发，往往都叹曰：“当初用权时，如有行之有效的监督就好了。”可在位时，从没听说哪位官员喜欢监督——即便偶尔见诸报端，那也是作秀而已。

李鸿章说，官是做给上面看的。当官只向上面负责，自然事事围着上面转，至于民情民意，可以全然不顾了。在用人上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这样，又怎能不出问题呢？有人说，现在做官，一是代表自己的利益，二是代表自己亲戚朋友的利益，三是代表对自己有利益的人的利益。此话虽有失偏颇，但细想那些倒掉的贪官，还真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的为自己谋利益，已不管什么原则不原则，为所欲为。几年前，我回老家就曾听到这样的传闻：有个某县领导的儿子，由派出所所长升任镇党委书记，后来组织部下文时发现即将任命的“党委书记”还不是中共党员，于是赶紧履行入党手续。入党的时间怎么填？自然是写在县常委会“议决”之前……

写这篇小文时，网上正传江西万载县委书记的“雷人”讲话：“今后凡是到北京非正常上访的，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此话被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在微博曝光后，立即引来网民热议。“世相”和“底层”两辑中就收不少与信访相关的报道。杨潇的《倪玉兰这两月》虽只短短5000字，但写出了倪玉兰的上访人生，读来令人叹息不止。倪玉兰本来有很好的前程，但最后成了个悲剧人物。这难道仅仅是倪玉兰一个人的悲剧吗？还有王立三的几篇报道，几乎都与访民有关。《信访办里的杀人事件》主角于贵双老汉为什么要杀人后自杀？就因为讨不回司法公正而不断上访。《看守所里的古稀老人》姜学连为什么被送进看守所？就因为他写了一份“关于房屋质量问题的信访材料”，就被市公安局定罪“涉嫌‘冲击’国家机关”。值得一提的是《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立三一直关注“访民问题”，曾写出过《探访哈尔滨信访学校》等报道，社会反响很大。

“访民问题”确实不是小问题，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历史上看，哪个朝代都有访民，古时候的“登闻鼓”，就是“击鼓鸣冤”，是老百姓直诉的一种重要形式。今天也有信访制度，可有的地方没有很好地执行。收入本书的《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专职截访》，尤其值得一读。皇城根下竟有如此大张旗鼓做“专抓访民”生意的，与其合作方就是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安元鼎保安公司达3000雇员，身着“特勤”标志服。抓到进京上访者，或非法关押，或遣送所在地，然后公司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更令人奇怪的是，该公司是经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批准的特许保安经营企业。短短六年历史，公司取得了“辉煌”业绩，每年收入达数千万元。2007年，还获得人民日报社等12家单位联合授予的中国保安服务“十大影响力品牌”；2008年被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评选为A级安保企业。说实话，初读这报道，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当下你生活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读读这本书，也许略知一二。我曾与一位京官朋友交流过，希望他能将真问题向上反映。他却说，问题显而易见，上上下下

都能看到，但就是没人敢“搬动一张桌子”（鲁迅语）。我读过“唐纵日记”（书名叫《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版）。唐纵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上世纪40年代曾和陈布雷等进言，要蒋“在党内开放言论，党部自由选举”；蒋却说：“改革方案并不难，可是一定要考虑到革命的环境、本党的人才和我们的民族性。”由于蒋顾虑太多，处处“维持现状”，终于现状不能维持了，最后一败涂地。我们可以暂时回避矛盾和问题，但我们不能永远回避矛盾和问题，这就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是为序。

2010年11月10日于长沙

目录

向继东 序 1

新 知

- 秦 晖 老挝如何“不折腾”? 1
- 潘晓凌 阎靖靖 胡嘉欣 余梦溪 多少精英正在移民海外 12
- 蒋昕捷 献给生命的礼物 18
- 王 开 广西“贫民区”的无政府生存 25
- 王 晓 北大荒的留守知青 32
- 周筱赟(史学博士、媒体人) 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 40
- 刘子倩 工会的非常时刻 47
- 于建嵘 附:职工没有罢工权就没有尊严 53

人 物

- 浩 宇 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对话资中筠 57
- 马国川 周有光:全球化时代要“重估一切价值” 63
- 赵继成 记录整理 中国往哪个方向走最危险
——李泽厚对话易中天 67
- 韩福东 用“三宽”创造好环境 75
- 石 破 邹世敏: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 79
- 章剑锋 “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 84
- 章剑锋 蒯大富:“红卫兵领袖”的人生回归 90
- 赵涵漠 拯救诗人 95
- 章剑锋 “左派老人”李成瑞 103

教 育

- 周范才 腊尔山上的老师 108

陈 微	一个教育世家的师道末路	115
蒋昕捷	两种教育观争夺县一中	120
赵涵漠	京城部分打工子弟学校难度“年关”	125
田 磊	北京教育：实现公平有多难？	129
黄志杰	湖南新化高考舞弊产业链再调查	135
潘志贤	代 聪 高三学生服毒自杀，遗书揭露学校歪风	138
张 蕾	北川中学少年杀人事件	145
朱又可	教授的“围城”	151
方可成	苏 岭 李秀卿 读博 = 赌博？	158
李 彦	不给导师十万元，就不让我博士毕业	163

吏 治

王 刚	周华蕾 文强的逻辑与轨迹	166
李 三	“局长煤老板”案的黑金逻辑	176
叶铁桥	牵涉百余人的监狱管理腐败窝案	180
周范才	落马所长揭出基层公安潜规则	184
叶铁桥	官商勾结遗案下的黑洞	188
尹鸿伟	“裸官”难题	193
王 婧	广西公务员考试泄题案调查	197

世 相

朱又可	周 菁 谁将垃圾塞进了图书馆	203
鲍小东	上官敦明 渭南“书”案调查	207
谭翊飞	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专职截访	214
王立三	黑龙江富锦：纠结的57万亩土地	219
邓全伦	缙云山疑云：李一是谁	223
唐明灯	附：“仙友”自述：“一步一步你就被套进去了”	230

周华蓓	变形记：从拆迁队长到“专职钉子户”	233
刘志明	深圳：绑匪孔金磷的失衡人生	239
刘珏欣	更盲的井	245
李蔚	“钩子”阴影下的村庄	254
	附：我的“钩头”生涯	257
黄秀丽	赵一海 潘蓉：手持燃烧瓶的“勇敢女人”	262
杨猛	黄秀丽 警察押着去看房	264

底 层

陈安庆	“贵州杨佳”的心理档案	268
叶伟民	赵一海 自杀女研究生杨元元：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	274
王立三	信访办里的杀人事件	281
杨潇	倪玉兰这两月	286
王立三	吉林蛟河：看守所里的古稀老人	292
刘子倩	“医生”郑民生的伤与刀	296
金明大	谁为七年错案负责	302
张磊	江西宜黄自焚事件当事人称遭软禁	305
王怡波	杨桐 状告乡政府 漯河一农民被关精神病院六年半	308
刘俊	落跑的越南新娘	313
潘晓凌	86岁，不想出狱 ——一名老年犯的监狱故事	318

新 知

老挝如何“不折腾”？

秦 晖

表里如一的国度

飞机掠过了莽莽苍苍的丰沙里原始森林、战争年代血流成河的查尔平原和烟波浩渺的南俄湖，下午两点多钟，我们降落在老挝首都万象西郊的万岱国际机场。我们的东南亚考察开始了。

万岱机场的规模比我国多数省会的机场还小，大约与喀什、延安这类地方机场差不多大。走出机场往东不到一公里就进入了万象市区。除了旅游者喜欢描述的异国情调外，一般人到了这里的第一印象都是：这是个穷国，一个“欠发达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穷得表里如一，不像一些非洲国家那样，一方面老百姓穷得饥荒不断，野有饿殍，另一方面首都的许多“形象工程”却宏伟得令发达国家都自叹不如。

老挝百姓的生活其实不像外人乍看上去那么差。但是首都万象的市容，不要说与一些国家的首都不能相比，就是与河对岸的泰

国边城廊开（泰国 70 多个府城中规模居中的一个）也差得很远。1975 年老挝革命成功至今也 34 年了，万象只是人口增加不少，主要市区并没有多大改观，没有进行过成片的“旧城改造”，也看不出规划“新城”的痕迹。没有工业区，没有在前苏联等地常见的大片火柴盒式国有宿舍楼群，除了城东北的凯山·丰威汉大道上的新总理府、革命纪念馆、凯山·丰威汉博物馆等仅有的几座“形象大厦”（规模也一般）外，全城看不到连片的新市区。主席府、文化宫等政治性建筑都零散分布于老城区中，不显山不露水。

万象的市政设施可以说是相当落后，没有地铁，没有高速公路（全国也没有），没有立交桥，去年建桥连通对岸泰国廊开的几公里铁路也是全国唯一的，号称“结束了老挝无铁路的历史”，但这条口岸线路主要用于与泰国的进出口运输，并未开通客运。街上出售的万象市区地图上，连每个红绿灯路口都一一标出，就像北京地图标出各个立交桥一样——万象多数路口没有红绿灯，正如北京多数路口并无立交桥。万象市区沿湄公河延伸 10 余公里，但河岸多是自然状态的土岸，有防洪堤的地段也是土筑，没有衬砌河岸。滨河马路也是一边民居一边土岸的普通道路，没有其他国家的河畔都市常见的河滨公园或顺岸景观大道。当然，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开始改变，我们来时，市中心的一小段河岸正在铺砌花砖，建设河滨绿化带。

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私车普遍，公交呈现衰落，而一般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城市运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公交系统。万象这个城市却很特别，它的人口也有 60 万之多，居民汽车拥有量很低，但整个城市几乎没有公交系统。市内可以看到一些闲置未用的公交站棚，据说原来曾试办公交，因乘客少，经营不善，都关张了。如今万象除了两条郊区公共汽车线路（一条通往北郊的国立大学，一条通往东南郊的泰老边境口岸）外，没有别的市内公交。出租车只在机场等少数地点可以叫到。居民出行，除了骑自家的摩托车或者步行外，唯一的选择是在大街小巷穿行自如的“突突”（tuk-tuk）车，即一种使用摩托发动机的机动三轮车。它像中国城市的出租车那样属于公司所有，司机租用，统一管理。万象街头的“突突”是一大文化景观，这种车虽简陋，却装饰花哨，灵活便捷，易于绕过拥堵路段，而且服务态度还好，虽然不打表，但在民风淳朴、人人信佛的老挝，司机很少“宰客”，价格十分低廉，即便远至郊区如泰老大桥，返程往往空驶，却也不加价。这种“穷人的士”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中国很早就取消了它，我认为这如同许多城市禁止小排量汽车一样，是一种追求豪华“形象”而不顾穷人的“超前”规定。不过，虽然许多国家有这种交通方式，但还是将其设为公交系统的辅助，像老挝这样在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将它作为几乎唯一的公交方式的国家，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

万象市内路况不佳，因此也有交通拥堵现象，但是并非因为汽车多，而是牛车、马车、行人摩托与汽车混杂的情况下发生的“穷国式拥堵”。在通往老挝最高级别的部队医院“103 医院”附近的有农贸市场的路上，我们就被大群拉货板车堵过 20 分钟。

老挝自从“革新开放”（越南对改革开放的称呼，老挝跟着叫）后 20 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也算相当快，但并没有出现以国内资金来大兴土木的情况。比较大的工程

不是外国援建，就是外国投资。前面提到的万岱国际机场由日本援建，至今也是日方在经营，湄公河上的泰老大桥是澳大利亚援建的，给万象供电的老挝目前已建成的最大水电站南俄河1级也是日本援建，市中心的国家文化宫是中国援建的，万象最高建筑、也是迄今唯一十层以上的大楼、湄公河畔的“同善岛大酒店”是华商投资的，最近最著名的就是后面还要提到的“东南亚运动会”场馆群，那也是中国投资的。这给人的印象是，老挝本国新增的经济财富都流散在民间了。

悠哉佛国

万象城内，在一片片参差不齐的民房和低层商住楼中，唯有小乘佛教的庙宇金碧辉煌，而且数量很多，成为最抢眼的风景，也是老挝吸引游客、展现异国情调和历史传统的重要文化遗产和观光资源。据说万象过去有多达150多所寺庙，多年之前宗教曾受到政府打压，关闭了不少。革新时期宗教复兴，现在仍有佛寺60多座。雨季里来到万象，看着空又中满城雕梁画栋、金瓦白墙、翘脊高耸、重椽相叠、飞檐流光、群龕溢彩的古刹新宇，梵音缭绕，佛相庄严，不由人想起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与许多宗教传统浓厚的国家一样，佛寺在这里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文化教育中心，过去甚至是唯一的教育中心。时至今日，万象的许多小学仍然设在寺庙内，这个现象耐人寻味。

不少佛教圣地名闻遐迩。城东北的塔銮，在老语的“齐头式地名”中意谓“皇家之塔”，建于1566年，是全国最大的塔銮寺（瓦塔銮）所在，也是老挝历代国王与顶级高僧的骨灰安放之地，老挝国徽上绘有它的图形，可谓国宝。该寺群塔簇拥，主塔高耸，各塔皆通体贴金，光耀十里之外，规模仅次于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城中心的塔丹（黑塔），是万象城内留下的年代最久且未经重建的古迹，为暹罗征服老挝时所建。据说是因为老挝人以被暹罗征服为耻，现在这里并不是重要景点，也没有维修，显得很颓败（说来也怪，对于法国殖民那一段他们的感觉很不同，虽然老挝也抗法，但法国风情在这里仍处处可见，殖民时期的法式建筑也受到珍视）。塔銮和玉佛寺、西萨寺要买门票，并不贵，而其他的绝大多数寺庙，包括许多很有价值的寺庙都可以免费参观。

旅游业现在也是老挝的支柱产业了，而且无论从数字看，还是从街上随处可见的外国“驴友”、市区到处分布的民居旅馆（称为GH）看，这个行业也的确比较兴旺。但是这里的旅游没有国内那样浓烈的商业气味。无论卖票的还是免费开放的地方，都没有熙熙攘攘的景象，更没有摊档云集、成群小贩追着游人兜售物件的景观。老挝也有许多旅行社，但主要业务似乎以接待自助游为主，街上到处可见外国“背包客”，或独行侠，或出双入对，三三两两，却没有看到国内那种导游一手执旗、一手吹哨，带着一大队游客鱼贯而行的场面，各商店也看不到导游带队导购的情景。旅游是休闲而不是“赶集”，只有在这里才体会到了。

老挝的困难也体现在文化上。这里基本教育还是普及的，学校建筑按老挝的发

展水平看应该说很不错，万象的学童都穿着校服，精神不错。但图书就不敢恭维了，整个万象没有像样的书店，一些私营小书店书籍很少，而且价格奇贵，一张万象地图开价折合人民币达三四十元，以一般老挝人的收入，买书真是太奢侈了。可以理解的是：由于老挝是小国，老文书籍发行量很小，出书成本就很高，所以这里的书店大量卖的是泰国书（泰老语言相近，懂泰文的老挝人很多），而且以二手书居多。

为何没有“柏林墙”？

差不多从一进万象城，我们就能看到街道两旁凡是“公家”的建筑物都竖着旗杆，挂着两面旗：老挝国旗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党旗。很多国家都有国旗遍挂的习惯，但党旗也与国旗遍挂，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也只在老挝见到。在国内除了党务机关，党旗一般只有在入党仪式上才出现。而这里不但公家建筑并树二旗，许多商店、民居也都挂着二旗，甚至一些大排档、修车铺也插着两面小旗。

执政党的影响力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党博物馆（凯山·丰威汉博物馆）与人民军博物馆都比“国家博物馆”更大而且气派；最好的医院不是国立医院，而是军队的103医院；党政建筑都是围墙设岗，不能任人进出。

老挝的社会问题还是很突出的。与老挝人交谈，他们都叹息特权严重，官僚颡顽，吏治腐败。他们说，老挝政府官员工资极低，折合人民币约仅一两百元，但很多“斗食小吏”却都有豪华洋楼，高档私车，还呼奴使婢，不知他们钱从何处来，如此等等。

这样一个十分贫穷而且问题丛生的国家，与对岸的泰国形成鲜明对比。泰国当然也有一大堆弊病。但是要论贫富，两国的差距绝对要比东欧剧变前东西德的差异大得多。那时西德人均收入是东德的3倍，可是泰国人均收入在1997年危机前曾9倍于老挝。这些年泰国有点自乱方寸，老挝却由于基数低，增长得较快，不过现在泰国人的平均收入也要比老挝人多6倍。泰国这个指标比中国还高不少，而老挝却比中国低得多。在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方面，泰国的水平也明显高于老挝。往来泰老两国间，泰境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车行如梭，一入老境，就变成人、畜、机动车杂行的小路；湄公界河上，这边的边城小镇都比那边的首都省会繁华许多。一边是高楼林立，霓虹闪烁，一边是破旧城区，市井萧索。对比之鲜明，实有甚于当年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德国。

如果两国文化差异或地理屏障大些还好说，偏偏泰老又是近得不能再近。从地图上看，版图狭长的老挝横亘于越南与泰国之间，但实际上老越边界是“东南亚屋脊”长山脉的崇山峻岭，人烟稀少；而老泰边界却是湄公河，一衣带水。此河纵贯老挝南北千余公里，除了上寮的琅勃拉邦附近与下寮的巴色附近两小段外，大部分都是界河。而老挝本是山国，全境九成是山地，只有沿湄公河一线平畴，故而全国大部分人口都聚集在河边，也就是密集在边界上。首都万象与第二大城市沙湾拿吉都滨临界河，分别与泰国城市廊开、穆达汉隔河相望，两边差异可以说历历在目。

泰老之间

而泰老两边的人种、语言、宗教文化又十分相似，与越南则相差甚远。过去很多书都说老挝有三大族群，即老龙族、老松族与老听族。实际上这个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这三个称呼在老挝语中本是地域之分，而非族群之分：“老龙”指水边的人，“老听”指半山腰的人，“老松”指山顶的人，均为多族的组合。“老听”主要是克木族，“老松”中最多的是苗族，而“老龙”占全国人口的70%，一般就代表了老挝，它包括老族和“普泰”。“普”（布）是壮泰语支诸语言中“人”的意思，我当年在滇黔桂交界地区当下乡知青，那里的壮族都自称“布依”，与邻近的贵州布依族实际上是一回事，而汉人则被称为“布哈”（“客人”）。所以“普泰”实际上就是“泰人”，与泰国的主体民族是一回事。而老族（又译“佬族”或“寮族”）共有2400多万，只有七分之一在老挝，称为这个小国的主体民族，其余的绝大多数都在泰国，占泰国人口的35%，是泰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也是泰东北19府即所谓“伊森地区”的主要居民。而伊森地区对老挝而言就是湄公河对岸。换句话说，泰、老实际上都是两国的跨国民族，而且两族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泰国境内。

这两个民族本身也十分相似，老挝国内把他们统称“老龙”的确是有来由的。首先，二者语言不仅同属一系（汉藏语系），而且同属一族（壮侗语族）一支（壮泰语支）。早就有人说，中国广西的壮语与泰语相似。老语介于壮泰之间，与泰语就更相似。我离开壮乡毕竟已经30年，原来熟悉的壮语已经生疏，加上壮、老之间还是有些差异，所以通常语速的老挝话听不大懂，但仔细分析一个个词汇，却大都与壮语差不多。泰语和老语自然更是如此。而越南语（中国叫“京语”）则是汉藏语系中一种语族未定的独特语言，越南语言学家甚至否认它属于汉藏语系，说是应该属于南亚语系，如果是那样，它与上述各语种的差别就大了。其次，泰、老两族的文字更为相似，老挝寺庙中较古老的老文“多坦”（“经文”），形体和拼写均类似旧傣仂文（古泰文，现在西双版纳傣族仍用），而现在通行的“多老”（“老文”），形体和拼写都近似当代泰文。无怪乎老挝书店都卖泰版书。而越南文与泰、老文字就截然不同。我国的壮族与老族虽然语言相近，文字却毫无相同之处。古壮文是类似汉字的方块字，新壮文则是20世纪50年代搞的拉丁化拼音字。这与宗教文化背景有关。泰、老两族都笃信从印度南传的小乘佛教，文字也是从印度的梵文字母演变而来。而壮族与越南人都受中华文明影响，佛教也是汉传佛教（仅指越南北方，越南南方有高棉等少数民族带来的南传佛教），所以古代文字是汉字式的，现代文字则是“西方化”的。

宗教、语言、文字之外的其他民俗，泰老也多有相似：两者都隆重地过“宋干节”（泼水节），传统上都用佛历，建筑风格、饮食习惯与一些风俗禁忌也相当类似。

老挝人与泰人历史上长期恩怨纠结，与越南倒没有多少关系。法国人来了才把泰、老分开，而把老、越拉到了一起。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原来的老挝古国已经解

体，分裂为数部，均为暹罗（泰国）的藩属。法国势力从越南渗入后，1893年以武力迫使暹罗签订《法暹曼谷条约》，把湄公河以东划归法属印度支那。而大多数老族人居住的湄公河以西仍属于暹罗。所以这个条约划定的边界既不是文化界线，也不是民族界线，仅仅就是政治势力范围而已。

稳定之谜

既然湄公河两岸民族、文化差异很小，两边如今贫富差异这么大，为什么没有出现老挝人跑到泰国的潮流，就像柏林墙建成前的东西德一样？

泰老边界当然不像美国与加拿大边界或欧盟各国间边界那样不设防，但也绝不如是逃亡者无法逾越的天堑。老挝人民军有一支500多人的“内河部队”，在湄公河上设有8个基地，主要就是用于控制边界的。但对于上千公里河道，这支小部队并不能严密封锁，事实上也很少听说它在抓捕偷渡者方面有什么作为。湄公河洪枯流量相差悬殊，枯水期很多地方可以涉水而过，两国居民不经官方口岸而私自来往的事并不稀奇。没有发生大逃亡，主要还是因为没有逃亡的动力。在万象到沙湾拿吉的湄公界河上多年前一直有长途客轮航线，后来停航了，因为一些“第三国公民”借助这条航线上的船驶近泰国河岸时入水逃亡的事时有发生。但是老挝人却很少这样做。

这是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小乘佛教使人安贫乐道，不慕繁华。这也许有点道理。但是缅甸与老挝同样都虔信小乘佛教，也同样贫穷（老挝可能更穷），在泰国的缅甸逃亡者却多达百万计，成为国际关注的严重问题，而老挝逃亡者却很少见，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这又怎么解释？

有人说，想逃的老挝人1975年已经逃了。这也可算是一说。老挝主要城市背靠界河，逃亡比较容易，因此1975年老挝内战时，不少反对“巴特寮”（今天的老挝人民革命党）的人士就过河到了泰国。不过那时普通老挝人并没有大量出逃。在老挝，一些山地少数民族，主要是“老松”中的苗族曾与现政府关系紧张，但是老挝的主体民族，无论老族还是普泰，出走的很少。

潇洒的贫困？

我觉得，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原因应当是老挝人生活压力很小。我自己对此有些体会。想当年我在广西插队的壮乡，从货币收入来讲也是穷得一塌糊涂，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只有1角几分钱，除去实物，强劳力一年的分红钱才十几元。但是我所在的田林县是广西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小的县，人均生存空间很大，而且那里是亚热带丛林地区，植被茂盛，生态甚佳，据说传统时代即使遭灾颗粒未收，靠采集渔猎也能生存。我们刚去时当地山民甚至都不种菜，做饭时支起火塘到寨子附近林中采些竹笋野菜什么的就下锅。当然那也是穷日子。但是后来我到西北工作，看到那里一些苦旱山区，用货币收入来衡量与我们田林也差不多，然而那不毛之地草都

长不起来，人口却高度密集，饮水、烧柴都困难之极，庄稼一旦歉收，不逃荒就没法活。这才感到那货币收入有时并不能说明一切，这里的贫穷和我们那里的贫穷不是一回事。后来改革潮起，这里的农民群起外出打工。而我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回到当年插队的寨子，看到那里其实变化不大，依旧贫困，但却没有什么人外出挣钱。因为家乡虽穷，但没什么生存压力。

老挝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这个国家有点像我们那个滇黔桂之交的山区。它的面积与广西相当，人口却不到广西的八分之一。如果与泰国境内老族聚居的伊森地区相比，老挝的面积比伊森地区大了40%，人口却只有其28.8%，人口密度为其五分之一。老挝也是个热带丛林之国，温暖湿润，光、热、水、土充足，植被茂密，生存资源丰富。虽然山林多耕地少，但人口更少。从农业社会的角度看，这么少的人在这里讨生活还是相当容易的。只要没有战乱，这里就犹如汉人所谓的世外桃源，藏人所谓的香格里拉，西人所谓的伊甸园，有点“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味道。

老挝人虽然钱少，但基本可以说是丰衣足食。论气候，老挝水稻可以三熟，但农民只种一季，他们不吃杂粮，甚至不吃籼米，而只吃生长期长、产量低而口感好的糯米。肉奶消费不多，但喜欢吃鱼，菜蔬水果不一而足。老挝周边邻国如越南、柬埔寨与缅甸，历史上都发生过严重的饥荒，但老挝从来没有。老挝农民还有个习惯与我当年插队的壮族山寨相同，那就是特别爱干净，比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还怕脏，种的是“卫生田”，除牛粪（据说那“不很臭，还能忍受”）外，不施别的粪肥，尤忌人粪尿。老挝农村也有类似壮山的习惯，“没有厕所，但决不能在田间方便”是很多“游客须知”都强调的禁忌。由于欠发达的老挝化肥施用量不大，田地产量不是很高，但这并不影响农民的丰衣足食。

万象城市虽破旧，饮食水准还颇高，到处是高中低各档食肆，挤满食客。老挝餐和中、泰、韩、马（来）各国馆子就不说了，法国西餐尤其出色。据友人说，万象的法餐馆比北京还正宗，毕竟曾做过法国殖民地。老挝作为热带国家是咖啡出口国，虽然量不多但品质甚佳。老挝工业很少，但“老挝啤酒”算是个明星企业，这家公司私有化以后越来越火，不仅占据了国内市场还大量出口，在东南亚已成名牌。西餐、咖啡、啤酒在万象并非只有外国游客消费，老挝人还是主要顾客。在这些方面，老挝人还是颇为“西化”的。万象私车不多，但摩托普及，自行车较少。公交与出租汽车的不兴，主要就被私家摩托排挤的。

这样的生活算不上富裕，但老挝人付出得也少。他们对未来预期稳定，工作时间较短。农村只种一季，城里人也很“潇洒”——不少国人说是懒散，但是曾有学术研究指出：热带地区原住民由于自然原因，代谢损耗大，体力活动持续能力较低，印度、印尼、拉美都有这个特点。中资公司的朋友曾提到：他们曾用提高小时工资的办法鼓励老挝雇员加班，没想到雇员反而因此缩短了工时，因为他们考虑的不是怎样挣最多的钱，而是为了挣到够用的钱应该劳动多久。小时工资高了，他们自然就可以少干一些了。这种现象在马克斯·韦伯的书中曾经提到。他认为“利润最大化”是“新教伦理”的观念，而天主教伦理则倾向于“闲暇最大化”，但是这种说法说服力应该很有限，因为在老挝并不存在这样的宗教上的区别。